



做學生投入活力 做校友投入熱情 愛交大所以不辛苦

家庭檔——計工：黃種智、榮譽校友：黃學嫂、
運管：黃毅書、電物：黃書怡

文·張菀倫／圖·黃種智學長

交大計算機工程系（資工系前身）69級與EMBA第一屆的黃種智學長，向來熱心於校友會務上，不僅是校友會理事、也是排球校友會的創會會長，目前更成為甫成立不久的資訊系系友會首任會長，繼續投入繁複的會務中服務校友們。黃學長高瘦精壯的身材還看得出當年身為排球校隊的體格，一雙兒女卻已經都是大學生了，公子黃毅書就讀運管系大二，千金黃書怡則是剛成為大學新鮮人的電物系學生。

本次的交大人相對論就請到黃學長一家，和我們聊聊身為交大家庭的趣事，黃學長也和我們分享他投入校友會務十年來的心得。有趣的是，雖然成員平時各在交大，但因為各有不同的活動時程，所以這次的訪問反倒成為了黃書怡入學後全家頭一次在交大全員集合的聚會，成為了這場訪問的附加收穫。

因為參加EMBA聚餐而稍微晚到的學長夫婦，到達訪問地點時，一見到一雙心愛的兒女便立刻展開笑顏。留著俐落短髮，予人清爽開朗印象的黃學嫂，還未落座就立刻張開雙臂去擁抱兒子。

球隊填滿大學生活的色彩 辛苦也是驕傲

黃學嫂：（擁抱兒子）兒子啊，好久不見了！（眾人笑，轉頭告訴記者）最近全家還沒有一起在交大聚會過呢！

問： 學長當初怎麼想唸交大？

黃種智：就是填志願表啊！台大填完就填清大，當時根本不知道交大是什麼，只填了一兩個系而已，反倒就上啦。我還記得我媽媽陪我一起來註冊，當時只有博愛校區，學校小小擠擠的，新竹的風又刮得很強勁，一踏進去之後，我媽媽馬上跟我說，「如果你想重考的話沒有關係，」哈哈！不過等我真正開始念了，覺得交大還是蠻好玩的，也開始去排球隊打球了，還蠻喜歡的，所以沒有去重考了（笑）。

問： 學長對大學生活有什麼深刻的回憶沒有？

黃種智：就是打球啊！（想了一想）唸書的部分都沒有什麼深刻回憶，老師對我可能也沒有什麼深刻回憶（大笑），因為我每天都在打球。我喔，在學校裡面跟誰最熟？就是跟管器材的工友、體育室的職員、還有保健室的醫官最熟啦！不過我也不會因此就跟自己班上同學不熟，雖然我是計工系班上的「體育系」代表（笑），但大概因為我不太干擾大家唸書，所以人緣也是很好（眾人笑）。而且說起來學校的資源我倒用得比別人都多，像體育器材啊球場啊等等，最少用到的大概就是圖書館，哈哈！

問： 在交大最驕傲的是什麼事？比如說會跟小孩說自己當年哪些地方很風光？

黃種智：當然還是打球囉！幾乎生活的重心都是打球，如果真的要說有令人驕傲的事，大概就是在我們這屆之前的排球隊，都是比較業餘性質的，可能是遇到有比賽了的前幾個禮拜才會聚起來練，但我們這屆進來以後配合當時大三

（67級）學長的熱心投入與帶領就變成固定的球隊了，都有定期的練習，實力也變得比較好。

問： 曾有練球很辛苦想放棄的時候嗎？

黃種智：從來沒有過。大學四年每天都很忙，卻也很快樂。幾乎都是早上五點多起床就立刻去練球，上一上課之後下午又繼續打，而且那時候博愛校區沒有體育館，所以我們都是在室外風吹雨淋的，可是只要是喜歡的事情就不會覺得辛苦。

甚至寒暑假我們還會自己舉辦集訓，那時候沒什麼訣竅，都是土法煉鋼的練習，為了練體能還會去跑校園、十八尖山，還會自己想辦法去外面找教練。也因



▲ 十幾年來，歲暮新春時，黃種智學長夫婦會以全家福照片用卡片形式，寄與好友分享，問候新年快樂。



爲這樣，大家的革命感情都很好，到目前爲止排球隊成員間的聯繫一直都沒斷過，像最近就有高我兩屆的學長從美國回來，大家就一定會聚一聚。排球隊校友會有紀錄的人數起碼有九十五個，再等一屆畢業的話就會衝破一百個，可見排球隊聯繫力真的

很強（其他人也頻頻點頭表示贊同）。

（編按：關於排球校友會的眾多戰績與趣事，可參考第416期〈老梅竹賽開鑼！戰功赫赫 交大排球隊〉一文）

耳濡目染 一雙兒女成爲交大人

問： 當初學長學嫂有沒有特別希望小孩進交大？

黃學嫂： 爸爸是沒有強迫，但他們自己也會想來念，從小潛移默化的關係吧！

黃種智： 從小常帶著他們來，所以他們也很熟悉這裡，大概也因爲這樣，兒子原本去念中興的時候，就覺得相較下不如交大這麼理想。我們有不少同學或學長的小孩也都已經進交大或者打算要念交大的。

黃毅書：（點頭）多少是有受爸爸影響才來交大，因爲從小我們就常跟著爸媽來參加這邊的活動，所以對這個環境都很熟了。爸爸也希望我們來念，一方面交大本來就是好學校，二方面還能當他學弟。

黃書怡： 我當時是推甄的，有上台大大氣跟交大電物，爸爸並沒有硬性規定要我來交大，他們是會幫我分析，但最後還是我自己做決定的。來了交大以後還蠻習慣的，而且我也有當校男排的經理，所以常會去球隊，感覺就跟以前陪爸爸來排球校友會的感覺很像。

問： 來交大之後哥哥有傳授什麼在交大生活的「秘訣」嗎？

黃書怡： 有啊，他會教我一些選課的方法，跟我說什麼老師比較嚴、什麼老師比較涼等等。我們平常在學校裡比較少遇到，不過哥哥如果有出去買宵夜的時候會問我要不要。

黃學嫂：（驚訝）不錯嘛！我還以爲哥哥都沒在照顧妳。

黃毅書：（哀怨）可是因爲妹妹是男排經理，結果我還要順便幫那些男排的同學買。

黃書怡： 哪有啦，沒有那麼多個吧！（眾人笑）

大學是人格培養重要階段 鼓勵兒女多參加課外活動

問： 那學長會特別要求兩個小孩的功課嗎？他們的名字裡都有「書」字，是表示學長有特別的期望嗎？

黃學嫂： 沒有啦，其實那個「書」字是照家裡族譜排下來的，只是因為想讓發音念起來更順口，所以才會調整順序，結果變成兩個孩子的「書」字在不同位置，而不是我們特別想叫他們唸書啦！

黃書怡： 是因為怕我們沒在念所以才放在名字裡補一下（笑）。

黃毅書： 我之前在中興大學唸過一年，來交大以後覺得氣氛真的比較不一樣。在台中的時候，同學們比較放的開，很快就玩在一起；交大同學之間則是比較慢熟，大概因為每個人都喜歡黏在自己電腦前的關係（笑）。在中興的時候比較常玩，在交大就覺得同學都比較認真，尤其現在大二了，功課比較難，覺得班上氣氛也不一樣。

黃學嫂：（好奇）怎麼個不一樣？

黃毅書： 每個人好像都很想考第一名（眾人笑），所以自己也會受到影響，覺得自己應該更認真，要有不一樣的態度。

黃種智： 但我覺得功課只要跟著上就可以了，不要念到這個也當、那個也當的程度就好。我覺得大學生活本來就該去參加很多活動，參加社團就是在學校生活裡讓你能跨出這個班、這個系，認識更多人的好方法，不然四年念下來可能就認識自己班上的同學而已——說不定甚至只認識其中少數。所以參加社團是非常好的活動。

問： 聽說兄妹倆也有在打排球，現在也是嗎？

黃毅書： 之前有去校隊，但校隊都練很勤，我自己有很多其他的活動，在台北還有騎馬活動（註：黃毅書今年獲得大專盃馬術錦標賽障礙賽冠軍），所以時間上比較難配合練球的時段，覺得這樣不太好意思，現在就沒去了。

黃種智： 每次有機會回來跟同學演講的話，我都會跟大家「宣導」這件事，有些同學可能覺得功課念好就好，可是我覺得功課如果你喜歡你自然會去唸，可是「成績」「分數」要好的話還要有條件配合，所以我覺得重要的還是有念



會了就好，而不是一直要追求分數。

問：那兄妹倆自己覺得是把重心放在課業或社團？

黃書怡：(毫不猶豫地立刻回答) 社團活動。(笑)

黃種智：我很鼓勵小孩參加社團，甚至是去作社團幹部更好，因為未來到外面工作就會發現，這種團體精神跟領導統馭的能力，在學校是很少教的。即使你念管理領域的科系，課堂上也許會教一些理論，但沒有學以致用的話就沒有價值，社團活動就是一個很好的磨練。

我在公司錄用過非常多交大畢業的學生，整體來說專業能力都在中上，但不代表他們長期來講表現就一定最好。(繼續解釋)

在乎自己的專業領域是很「工程師」的表現，但在企業經營裡裡，並不光是把專業作好就好。有好幾個交大的在我們公司當工程師的時候，是很好的工程師，但後來當了主管以後，反而不是很好的主管，可能就是求學時期太



在乎功課而忽略其他人生面向的關係，但交大畢竟著重工科而不是理科，大部分的學生畢業後是去產業而不是學術界，所以這些人際相處、人格培養的訓練更不可或缺。(一旁黃學嫂的點頭贊同)

問：對於小孩念什麼科系有要求嗎？會去「分配」全家人念不同或相同科系嗎？

黃種智：隨便他們喜歡就好，不過我唸過的科系他們自己好像不想念，第一個就劃掉了(笑)。

黃書怡：我當時是因為考量到大氣系的出路比較窄，雖然有很多朋友認為留在台北念台大比較好，可是我自己也比較喜歡物理，所以還是選了交大電物系。而且來交大就必須住校，大家也都跟我說住校的話會比較有新環境新氣象，我現在覺得的確也是這樣，我高中同學留在台北念大學的，都覺得上了大學好像也沒什麼不一樣(聳聳肩)，還是白天出門上課，晚上回家。

黃學嫂：所以你同學應該很羨慕妳住校吧！

黃種智：我們夫妻倆都很支持小孩來住校，跟不同背景的人一起住可以培養不同的視野跟經驗，因為我們以前都是住校過的，我知道這對於人生成長是很重要的過程。更何況現在學校的住宿環境都很好，也沒什麼好擔心的啦(灑脫)，住在家裡反而會讓小孩有很強的依賴性。另外一個重要的是，住校的話整天二十四小時都是你自己的，你要學會怎麼去分配，學著去自主管理時間，這是人生成長很重要的過程。

問：問得遠一點，會希望孩子未來的對象也是交大人嗎？

黃種智：(想了一下) 不會耶，什麼學校都沒關係，像我跟媽媽這樣來自不同學校的組合也很好嘛(滿意貌)！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希望對方是個會參與社團、和別人良好互動，而不只是個死讀書的人。



交大整體來說，風氣上還是比較不活潑，我也期許兒子女兒來了交大可以帶動大家多參加課外活動(笑)，畢竟這樣的人格培養是沒辦法在課堂學到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 兒女皆熱心公益

問：一雙兒女在學長您眼中是什麼樣子？

黃種智：在他們面前講啊？那當然是要講的冠冕堂皇好聽一點囉！(眾人笑)

黃書怡：好啦，那我們避開好了(笑)。

黃種智：他們兩個都超級熱心公益的。像哥哥以前在成功高中參加球隊，就非常肯投入時間去幫忙球隊，也許多少是受到我的影響吧！所以他們對團體活動都很參與(滿意貌)，我覺得這樣很好，功課也OK，這樣就很夠了。

問：那妹妹呢？

黃種智：喔～那當然是超漂亮！超可愛！超級熱心！(眾人笑)

黃學嫂：妹妹從國中開始就會幫同學做很多事情，常常都是最後一個留下來關窗戶的；到了高中，班上有什麼事情也都是她第一個想到的。(黃書怡：沒有啦！)有啊，教師節卡片也都是她在做，還幫同學、幫社團做很多事情。

問：那你們眼中的父母親又是怎麼樣的呢？

黃種智：(假裝施壓)我在場所以你們要講出好聽的話啊！

黃書怡：雖然有點囉唆(笑)，但是假如我們有什麼決定的話，還是會尊重我們。我有些同學的爸媽會逼著他們，我們家的爸媽雖然會給意見，但如果你真的不接受，他們也是會同意你的決定。(黃學嫂：這叫很民主啦！)

黃毅書：(同意點頭)不過爸爸跟媽媽的方式不一樣。媽媽是不停地叮嚀囑咐，所以如果最後你的決定跟她的期望相左時，她反應會比較大，但她最終還是會慢慢習慣並接受。

爸爸的話，我們是猜得到他的想法，但他不太會明講出來，最後我們的決定

跟他期望不同的時候，他也不會開口抱怨或責備——可是很奇怪喔，你就自然冒出一種很對不起他的愧疚感。（眾人笑）

一路走來 伴隨夫婿投入交大事務的黃學嫂

問： 學嫂是家人唯一不是交大校友的人，會被排擠嗎？

黃種智：（立刻否認）怎麼會排擠她，我們都很仰賴她的啊！（眾人笑）

問： 那學嫂會想來進修，變成交大人嗎？

黃學嫂：兒子女兒有拜託我「不要來」，哈哈！其實之前我們有考慮過要不要從台北搬來新竹，不過他們都說不要，免得壓力太大。

黃種智：如果我們搬來新竹，或者三不五時就從台北下來「探親」，變成管得太緊，這樣可不是兒子女兒的期望啊，所以我們作父母的不會辜負他們期望的（眾人笑）。

我自己是比較常來交大，除了排球隊校友會跟EMBA的活動之外，我自己也是資訊系系友會會長跟校友總會的理事，所以常有機會來開會，可是每次來，兒子女兒都很忙，要見到面也不容易啊！除非負有任務要帶東西給他們，不然我都只能自己來自己回去（笑）。

問： 學嫂頭一次看到交大時會很驚訝嗎？

黃學嫂：（點頭）會啊！

黃種智：（吐槽回去）你們靜宜也不怎麼樣啊，早期靜宜校區還在台中市區的時候，大概也跟我們的博愛校區差不多。

黃學嫂：靜宜早先都是跟清大間的互動比較多，後來是交大跟靜宜兩校的活動中心跟救國團一起合辦的康輔營活動，我們兩個才有機會認識。

問： 所以那時是頭一次來交大囉？

黃種智：（不假思索）對啊，在交大辦的。

黃學嫂：（疑惑）在交大嗎？我怎麼沒有印象，我記得是在社教館辦耶！（看到一旁的黃種智學長一直搖頭否認）好吧，大概是在交大。那時都只有博愛校區，小小的而已。而光復校區我印象中從大門口進來的那排樹林，現在雖然很高大，但那時候才剛種下去吧！所以說交大這些年的發展我都是有跟著見證到的唷！





問：學嫂對交大人的印象是什麼？

黃學嫂：第一是「團結」，再來，還是團結（笑）。交大人比較純樸，不是很虛華，但是彼此間的連結是很強的。

黃種智：我們參加學校活動的頻率算是非常高的，梅竹賽、校慶、排球隊聚會…只要時間上允許，家人也會一起來。

黃學嫂：當年我們結婚還有在交大請客呢！所以從小孩出生後每年的梅竹賽跟球隊聚會之類的，都會帶著他們來，半年內至少會來兩三次，幾乎沒有間斷過，人家都說我們是校友模範家庭（笑）。

黃種智：可能也因為受到我們家的影響，其他校友也開始會在聚會時帶著家人來。

黃學嫂：因為我們幾乎每次都會到，所以如果哪天我有事沒有來，人家就會懷疑是不是吵架了？（笑）而且我們家的小孩也是排球校友會子女裡頭年齡最大的，所以也會帶著別人家的小孩一起玩。一直到後來他們長大了有自己的活動，才比較少跟著我們來，但我們夫妻倆還是幾乎不缺席的。

黃種智：我只要有待過的班，幾乎都跟大家很要好，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我在負責聯繫的。像我是交大EMBA第一屆時的班長，一直到現在EMBA所上有活動的時候，我們的出席率反而比別屆多呢！

我覺得班上同學的感情會不會好，有時就是需要一兩個同學犧牲一點時間、花一點心力出來帶頭，所以我不會覺得特別辛苦，而且現在已經比以前方便多了，發個email、打個手機就很容易聯繫上。

肩頭新任務 統整資訊系友會 「傳承」是連結的重要關鍵

問：學長目前還是排球校友會的會長嗎？

黃種智：不是了，我是排球隊校友會創會時的會長，但是現在已經過了好幾任了，最近又要交接了。我覺得這樣比較好，我自己兒子都念大學了，如果我還在當會長，一定會跟年輕的校友們有隔閡，現在的會長是八幾級的，交接後可能是八幾尾巴的學弟來當會長。通常你大概都是跟上下幾屆的比較熟，隔太遠就沒辦法，所以會長一任要比一任更年輕，就可以帶起更年輕的那群校友進來，就是要這樣才能一個年代一個年代地串連起來。

（正色）簡單來說，我覺得「傳承」是很重要的精神，不只是排球隊，這個對

交大校友會也是很重要的。我九六年就開始在校友會當理事，至今已經十年了，我認為校友會比較有問題的部分就是傳承得不夠順利，因為大家都習慣找已經很成功的校友來當理事，但他們忙於事業，不一定有太多精神在校友會的會務，而且理事們平均年紀都比較高，也許比較難掌握年輕校友們的想法。

問： 所以會有斷層囉？

黃種智： 對，像我現在在資訊系系友會，就發現六幾級的校友們參與度最高，七幾級還好，而八幾級的幾乎沒有人參加，這是很嚴重的斷層現象。但是我認識幾個八幾級的學弟，其實他們班上同學間都還有在聯絡跟聚會，可是他們對學校跟校友會的認同感卻比較低。

我認為這是一個隱憂：交大學生畢業後，對個別校友的認同度蠻高的，可是對學校本身的認同卻比較低，所以我覺得校友會必須思考，怎麼樣把交大的優良傳統——也就是學長學弟之間深厚的同儕感情，怎麼把這種力量拉進校友會、系友會或校友社團等等，讓它變成系統化的力量，這麼一來不管對校友或對學校都會很有幫助的。

問： 那資訊系友會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成立的？

黃種智： 這個……說來話長（無奈地笑了一下）。我就是察覺到校友會的會務有點弄不起來，自己在裡面總覺得有點挫折，何況校友會固定的會務人員只有兩三個，要服務從大陸時期就有的交大老校友到剛畢業的新校友，人手不太夠。所以我認為最有可能的方法，就是用企業化經營的概念去思考，把校友會變成控股公司那樣，下面透過幾種不同的單位，好比各系的系友會、地理位置上的地區分會、校友社團如友聲高爾夫及排球校友會等等去經營，也就是變相地來把每個校友納入一個或多個子單位中，這樣就可以把眾多校友串連起來。而校友會等於是中心，只要去面對這些分會，進行簡單窗口的協調，這麼一來的話要推動校友事務應該會容易得多。

問： 所以學長您暨排球校友會第一屆會長之後，再次「下海」來當資訊系友會第一屆會長囉！

黃種智： 因為這是我提出來的提議，所以就由我來籌設資訊系友會了，簡單來說叫自作孽啦！（笑）資訊系系友會成立的過程很長，其實要成立一個會很簡單，把人找來就有了；可是困難的是平常要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各種活動來保持運





▲ 家族照。(my parents, sisters' families & brother's families, taken for more than 6 years-黃種智學長提供)

作，要執行這點就很難了。所以我也建議校友會應該要有一個共用網站平台，成為各系友會互動溝通的平台——目前這個網站也是由我自己服務的公司規劃（聳肩一笑）（編按：黃種智學長為凌群電腦技術事業群總經理）。不過系友會快成立時，又遇到資工系跟資科系要合併的時機，問題變複雜，真的是一波多折，今年又為了配合資訊學院的成立而延後系友會的時程，好在現在總算成立了。

問：種智學長擔任交大校友會理事、資訊系友會會長，也常投入排球校友會的活動中，學嫂會埋怨學長花很多時間在忙別人的事嗎？

黃學嫂：當然不會囉，這是好事嘛！而且做了會很有成就感，我都是很支持的。

黃種智：如果她母校有活動我們也支持，但問題是，她母校沒什麼活動啊！（眾人笑）交大校友會的活動相對還是比其他學校要多。

黃學嫂：雖然我自己的母校比較沒活動，不過因為我在台北崇光女中教書，所以如果我們學校有活動他也會來，我同事都說他也像在崇光教書，是崇光的女婿呢！（笑）

問：會有覺得事情很繁瑣所以想放手不管的時候嗎？

黃種智：（搖頭）大概跟個性有關吧！越難的事情我越想把它弄起來。

不過我最擔心的還是「傳承」，系友會不能只是成立而已，以後還要能持續下去，不過到目前為止看起來都還蠻樂觀的，因為現在資訊學院的院長也很支持我們。今年年底的校友大團圓會舉辦一整天的活動，資訊系友會也會參與其中一個Track的規劃，一個系友會如果有院方跟系上的支持的話就會比較容易，像我十年前就試著成立過，但後來沒有成功，就是因為沒有獲得系裡面足夠的支持。而且現在科技進步，email、網路等等，使得「聯繫」的部分就比較容易一點。

後記：黃種智學長向來熱心於協助各種校友事務，各種校友活動很少缺席，這次黃家四人「到齊」的這場訪問，更讓我們見到笑稱自己是交大一門忠烈的黃家人對交大的認同與向心力。也更感受到黃學長對於串連起交大校友力量的深切期許及付出，當年在排球隊也是、現在投入各種校友聯繫活動也是一正因為有那份熱愛，在他眼中從不認為這些付出是辛苦的。我們也相信，未來資訊系系友會必能在黃學長的帶領下，為交大整合起更多的校友力量！友聲